



李斯
历史
是情：多情却似无情情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历史的多维透视

三至四世纪的中国人

解读历史文化现象，

感悟名家睿智哲思

孔融与祢衡：文化的屈辱

陶渊明：南山种豆

袁安花

鲍鹏山 著

庄子：永恒的乡恋

韩非子：折翅的双刃剑

李斯：斯人斯民

范缜：多情却似无情情

朱买臣：我们为什么站在他这边

三至四世纪的

孔融与祢衡：文化的屈辱

陶渊明：南山种豆



京华出版社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历史的多维透视

鲍鹏山／著

解读历史文化现象，

感悟名家睿智哲思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多维透视/鲍鹏山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4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ISBN 978-7-80724-301-4

I. 历... II. 鲍...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5305 号

历史的多维透视

著 者 ☐ 鲍鹏山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9577 (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960mm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4 印张

印 数 ☐ 1-5000

出版日期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24-301-4

定 价 ☐ 23.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作者简介

鲍鹏山

1963年生于安徽六安，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曾任教于青海教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现供职于上海电视大学。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同时以尽量感性的文字把研究所得发表出来。出版相关著作数部。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经历：安徽、青海、上海。

身份：农民、学生、教师。

生涯：种田、读书、教书。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第一辑）

- 千秋叩问……………王充闾/著
明月松间照……………杨闻宇/著
铁马金戈杨柳岸……………夏坚勇/著
沧海明珠一捧泪……………王开林/著
诗词风景……………李元洛/著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第二辑）

- 历史时空中的肖像……………张加强/著
历史是明天的心跳……………卞毓方/著
历史的多维透视……………鲍鹏山/著
历史的可能与限度……………曾纪鑫/著
写在历史拐弯处……………郭保林/著

策 划：王金文、华飞、刘凯

责任编辑：杨耀文

封面绘图：老 庄（指画）

封面设计：耀午书装

目

录

- 老子：文化罍粟 1
- 孔子：人类之子 19
- 庄子：永恒的乡愁 41
- 韩非子：折断的双刃剑 53
- 李斯：斯人斯鼠 75
- 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 87
- 朱买臣：我们为什么站在他这边 101
- 党锢群英（一）：道德清洁工 119
- 党锢群英（二）：婞直与残忍 132
- 三至四世纪的中国文人 140
- 孔融与祢衡：文化的垢甲 164
- 陶渊明：南山种豆 187
- 长安花 206



老子：文化罅粟

关于老子，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开始叙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南方的楚人，又在北方的周为官，做周守藏室之史，长期浸淫于北方，可以说，老子的思想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结合的产物。难怪他的思想包含着巨大的激情，却又如此抽象，理智，甚至冷酷。

司马迁接着叙述了有关老子的两件事：一是孔子到周去，曾向老子问礼。老子告诫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去掉傲慢的神色与过分的追求。孔子回来后，用“龙”来向学生描述他见到的老子，推崇备至。这与《孔子世家》中的记载有出





老子像

人，或者是两件事分开记叙。在《孔子世家》中，孔子适周问老子礼后，老子送他出来，送孔子几句教训的话，其中两句很发人深省，是一个老于世故人的口气：

为人子者毋以
有己，为人臣者毋
以有己。

意思是说，做儿子，不要在父亲面前有自我，做臣下，不要在君主面前有自我。这里“有己”，我译为“有自我”，包含有“自作聪明”，“比父

亲、君王聪明”，“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等内容。做儿子，做臣下，在父亲面前，在君主面前有自我，显得比他们还聪明，是不招他们喜欢的。老子是深察人性的缺点的。

还有一件事是有关《道德经》（即《老子》）成书的记载。司马迁说，老子居周既久，见周之衰，就准备离去。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据说这位关令尹喜也是周之大夫，是一个隐德行仁的高人。他预先望见有紫气东来，知道将有真人经过，便留意观察东来行人，果然迎得老子。尹喜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你要从人间隐退了。在你远行之前，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吧。

司马迁接着叙道：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

看司马迁说老子，一开始语气颇坚决自信，籍贯、姓氏、官守都言之凿凿。但在叙完老子出关，“莫知所终”以后，突然又变得不自信而自疑起来：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

老子是老莱子？老莱子是老子？更可疑者，司马迁这位反对“言不雅驯”的人，竟说出这样荒诞不经的话来：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司马迁大约也是被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弄得神经兮兮了，才说出这样他自己历来反对的“昏话”。这还没完，老莱子我们还没弄清呢，他又说起了一个“太史儋”：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看来，司马迁这回真的是彻底的糊涂了。只好叹口气，说一句圆场的话：

老子，隐君子也。

是的，老子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去。尤其是他的终点，更是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大悬案。一般





人的一生，以死为终点，而他，则没有死，只有“隐”，只有“出关而去”。他自己说过“出生入死”的话，敢情他的出关，是在另一个时空的再生？

确实，对我们而言，他只是离席而去了，在后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不是死者，而只是一个“缺席者”。我们在讨论自然、社会和人生时，一直给他保留着席位，一直在引用他的思想。什么时候他能姗姗而来，直接参与我们的话题？

后来，还有一个说法，说他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我以为这不仅是有关他个人经历、心灵与智慧的隐喻性象征，更是有关我们这个早熟民族的心灵与文化的深刻的隐喻。他的职业：“周守藏室之史”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隐喻，与前一个隐喻是一个因果系统——我们历史悠久，饱经风霜。我们少年老成，老奸巨滑。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他智囊般硕大的头颅内包含着无比深刻的人生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头上密密的皱纹中隐藏着太多的阴谋与陷阱；他神奇地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孩童时代，雪泥鸿爪一般，惊鸿一瞥，然后又神奇般地远遁他方。在夕阳的余辉中，他骑青牛，执麈尾，晃动身影，出关而去。弃故土如弃敝屣。描述他的行踪正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出如神迹，没如鬼杳。

他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就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史书，是王朝的大事记，是诸国的相斫书；是你死我活的兴与亡，是此起彼伏的盛与衰。是阴谋与权变，是杀戮与残忍，是眼泪与狞笑，是尔虞和我诈。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这些东西成为他了解和理解社会、人生的感性材料和基础，成为他哲学的依据和指控人类文明的证据。

对于某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会成为他自己个性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人中的一个，他生在那么多既经的历史之后，正是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





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那岂不是在说，读史使人少热情而多冷静，少诗意而多理智，少幻想而多现实，少天真而多心机，少童心而多老滑，或者更直接地说，读史使人衰老，使人世故？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宇宙。在他为我们留下的“五千精要”（刘勰对《道德经》的评语）中，除了谈到了宇宙的生成构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点：一曰治国，二曰处世。

二

老子治国的方法，也就是班固所说的道家特别重视的“君人南面之术”。可他的治国之术，实在是简单，用他的话说，简单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如同炒一碟小鱼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而是只要我们把现在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就是了：

不崇尚贤才，从而使百姓不争夺；不看重难得的财货，从而使百姓不做盗贼；不让百姓看见能引起占有欲的东西，从而使百姓的人心不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是让人民心灵空虚而肠胃充满，志向卑弱而筋骨强健。让人民经常处于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从而让那些智者不敢有什么作为。实行了无为，就是无所不为了。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之。）（3章）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如同摇头摆手避之如恐不及，口里一连串的“不不不……”和“别别别……”，这是对现存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否定。为什么“不尚贤”？因为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的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世界上，很多坏事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很多的祸都是他们闯下的。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与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的，无知无识的，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还要“不贵难得之货”。“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承。据段玉裁的解释，“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伸而出的人之多能。故尔，“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货越贵，人就越要去争；人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虚其心”、“弱其志”就是使百姓心志空虚，无所欲求，安于现状。这当然是“愚民政策”，但客观地说，老子这种“愚民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和榨取，而是他真的认为这样的“愚”乃“淳朴”的表现，是“赤子之心”的那种状态，是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社会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能让人民“实其腹”、“强其骨”，老子毕竟比“率兽食人”（孟子语）的统治阶级要仁慈得多了。

“使夫智者不敢为”，智者哪怕是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发现了上层权势者的阴谋自私与对大众利益的损害，面对着一群肠胃充实头脑空虚，筋骨强健心志卑弱的大众，他还敢呐喊么？他也只有彷徨于无地吧？

所以，鲁迅才有这样的疑惑：一个铁笼子里一群人昏睡以待死，而有一两个人醒来了，这一两个人是喊叫好？还是也一同昏睡好？英国著《论自由》的穆勒也对此现象进行过描述。他说，在专制的社会里出现过并且还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决不会出现思想活跃的大众。所以，思想家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在小范





国内悄悄地传播，并自生自灭，而永不能以其光辉照亮社会的一般生活。愚昧的大众不仅是暴政的受害者，也是暴政的同伙，先知先觉的迫害者啊。那集体的暴力正是暴君最爱调动的迫害力。

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那么，合理的推论是：既然“无为”了，还要“统治”干什么呢？这种“治”，已经不需要“治人者”，没有了“治于人者”，也不再需要社会组织比如“国家”等等。与此相关的道德观念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老子确实是这样想的，他是当代社会及其文化观念的最大颠覆者——

国小民少，使得既有的各种机巧之器弃而不用，使得人民看重生死而不远徙他乡。即使有了船和车，也没必要乘坐；即使有了盔甲和兵器，也没有仗可打。使得人民再用起结绳记事的老办法。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风俗为快乐，以其居住为安恬。邻国可以互相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闻，而人民从小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章）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所定的规模。实际上，这里的“国”，已经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国”，它只是一些原始的自然村落与集镇。“有什佰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绝迹，“机巧之械”的绝迹，有利于杜绝人的“机巧之心”。技术的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太重智慧，可能损害德性，这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

同时，老子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斩断这种人与





人的文化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老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抱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不相往来”与“无为”，互为因果。既然“无为”，“往来”哪有必要？既然“不相往来”了，怎么去“有为”？

老子对所谓的人类文明史是否定的。他悲观地认定一切都是在堕落而不是在进步：

大道被废弃了，就出现了“仁义”的提倡；人的聪明智慧多了，就出现了大量人为的（弊端），六亲关系不和睦了，就有人提倡孝慈了。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

他这样预言：

道丢失了，然后才出现德；德丢失了，才出现仁；仁丢失了，才出现义；义丢失了，又出现了礼。这个礼，它就是忠信的消亡，混乱的开始。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其道德而言，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就其文化而言，更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而不是发展的过程。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所谓文化“创造”，只不过是对堕落人性的被动适应，是对人性中恶欲步步退却不断满足的结果。所以，人类要自赎，要保持淳朴的道德人性，必须反过来，逆向行走，去追溯本源的“道”，“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复归人类本质。





根除了圣明和智慧，对老百姓而言，是百倍有利的事；根除了仁与义，人民就会孝顺和慈爱；根除了机巧与利用，盗贼也就消失了。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19章）

这就是道家有名的反知识论的最早最经典的表述。显然，老子看到了，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类传统道德正在崩溃。智力的发达往往与本性中的淳朴善良的丧失同步。生产力的进步，物质的积累，仅仅满足了人类的动物性的肉体欲望，而促退了人性的真善美。从某种角度看过去，道德确实好像更适宜于在艰苦与匮乏中培养与体现。正如庄子后来观察到的，即便是鱼，在泉水干涸时，也会“相濡以沫，相响以湿”，而一旦泉水充足，则往往“相忘于江湖”。如何既保持哲人们推崇的人类淳朴德性和不争不竞的秩序，又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提升人的文化水平，这是至今也没有答案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老子。

思想家往往是不与时代同步的。他们或超前于时代，提出未来之蓝图；或落后于时代，留恋过去之社会道德状况。超前的思想家发现当代所缺，恋后的思想家发现当代所失。他们共同发现当代之缺与失，之不完美，并从而对之进行批判。唯其批判，才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使命即是批判。老子就是这样的一位恋后的思想家。

老子的思想，即是这种批判哲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为者，以欲无不为也。”一针见血地把老子的真实思想及独特的表达方式揭示了出来。老子的很多怪话，不过是批判现实发泄不满的愤激之辞啊！

三

实际上，老子对如何治理天下谈的并不多。对这种“外王”之学特感兴趣，





并花大力气去研究的是儒家。道家则有点不屑。他们在这点上，有点世外高人的味道，讲究要言不烦，点到为止。后来的庄子在这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更关注的是个体在这个处处充满险诈陷阱的世界上，如何自处，如何与他者打不得不打的交道，而又能避其蜂蚕之害。老子的思想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人们对他的爱恨情仇，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喜欢他的人，说他具有人生的大智慧。反对他的人，也因此骂他思想“阴险”。应该说，这两种评价，都有道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他为什么会有（或提倡）这样的人生智慧？他为什么如此“阴险”？这是他的个人品性，还是一种社会文化在他这样杰出人物身上的自然反映？

“阴”与“阳”相对，是弱势群体柔弱的象征。至于说“险”，在老子看来，那恰是这世界的基本特征，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收拾弱者的手段”（鲁迅语），对于弱者而言，真正是“险”象环生，弱者若无一点保身之道与制敌之策，岂不就任人宰割了？老子哲学推崇“阴”，我情感上愿意理解为他是在帮无告的人，无实力的人出主意的。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阳”是君，“阴”即是臣，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老子在帮臣民出主意，以减轻君权的压迫。这与他的后学韩非子尊君抑臣，帮君主出主意来算计可怜的臣子百姓，是大不相同的。老子毕竟不是“惨礻少恩”的刑法之徒。

不知是出于对弱者的鼓励与安慰，还是对强势者的蔑视与警告，他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观点。汉语由于缺少时态虚拟等表达，有些句子搞不清是客观已成之事实的描述，还是仅只表达一种愿望。像这“柔弱胜刚强”五个字，是对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必然规律之描述呢？还是仅只表达一种可能性，一种弱者的阿Q式的愿望呢？从他整个的论述看，好像他确实是力图证明其普遍性，虽然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对现象的罗列，还不是科学的证明，但若说这五个字是他的人生哲学之纲，是不会太错的。

我有三种为人处事的法宝，我谨持不放：第一个叫“慈”，第二个叫“俭”，第三个叫不敢为天下先。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7章）

把“不敢为天下先”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其中的消息值得玩味。我们知道，敢为天下先的个人，才能有创新精神，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敢为天下先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老子却抛弃了这种勇气与精神，转而提倡相反的观念。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进步有关，但最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还是他看到了，在一种日趋保守和退化的社会中，在一种专制的政体与僵化的文化环境中，为天下先是要倒霉的。不敢为天下先，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毒素的“智慧”啊。（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消极性的智慧相当繁多，甚至多于积极性的智慧）。这地方是“不敢”而不是“不愿”，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不敢”是老子的法宝，是他的经验，这种经验，肯定来自我们整个民族从“敢”到“不敢”的过程。为什么要“不敢”呢？因为：

勇于敢为的人就被杀，勇于退缩不为的人则能活下来。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73章）

如果说“勇于敢为”是个人的品性，但导致有这种品性的人常常被杀戮，那不正是社会的问题么？再看：

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

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自古以来的普遍经验又鲜血常新的教训么？为了说明这样观察社会并得出这种“愤激”的结论不是由于老子本人认知能力与情感倾向的问题，而确实是社会的问题，或者说，老子的这种认识不是出于个人的偏激的评价方式而是出于严谨的，有丰富证据的科学结论，我们来看看孔子的观察

